

走進鄉郊揮鋤頭的建築師

鍾宏亮
中大建築學院副教授



▲鍾宏亮（左一）經常與村民商談重建計劃之餘，亦親自當起挖掘工，在廢墟中尋回梅子林的文物和歷史。

香港有這樣一位建築師，在英國劍橋頂級學府畢業後，沒選擇為發展商繪畫新樓圖則，亦沒選擇加盟大型建築師樓設計標誌傑作，而是走了一條不一樣的路，於假日到田園鄉郊幫忙打草清潔，協助村民重建已廢棄多年的鄉村，他是中大建築學院副教授鍾宏亮。

鍾宏亮在英國留學時，大學教授啟蒙了他對建築學的看法，「不只是一種靠它賺錢的專業，而是把設計美學、建構技術與人文科學緊扣，是值得終生研究發掘的一門學問。」

近月的周末，鍾宏亮放下教授身份，拿起鋤頭，在梅子林當起挖掘工人，於廢棄村屋的頹垣敗瓦中挖掘該村的寶物：滿載歷史與回憶的舊器具，甚至舊相簿。他形容，要重建復修的不只村屋建築，還有歷史文化。

鍾 宏亮在港完成中二後便離開香港遠赴英國，在當地讀了十年書，讀書生涯可謂十分順利，進入了當年世界專業排名頭幾位的劍橋大學建築系，他卻謙虛說自己成績只是中上：「可能因為我小學和中學都讀名校，不知有沒有幫助。我自小英文比中文好得多。」

他還記得當年入學面試的題目，其中一題，是要他憑空想像一個立體建築的細節，考驗他二維變三維立體的思考能力，他笑言這題目有一定難度：「現在收生，我都不敢問這類問題。」

畢業後他又修讀建築學哲學碩士，並在英國執業了九年，但他發現自己最喜歡做的事，還是追求更多知識，「我一向喜歡發掘新事物，英國劍橋建築學很着重建築作為一種以空間想像主導的思維方法，而不只是一種商業工具。」正是這種思維方式啟蒙了他，〇六年毅然回港應徵中大教職。

闊別十多年，他對香港這個城市感覺既陌生又充滿好奇，他從研究香港的建築設計中，重新認識香港。印象最深刻的第一次大型項目，是〇八年中區警署建築群舉行的香港建築師學會首屆港深城市建築雙城雙年展。現在的中區警署建築群已經保育活化成「大館」，很多人都到訪參觀過，但當年建築群還未啟動活化，對鍾宏亮而言，充滿着驚喜和神秘感。

「最初政府只讓我們策展團隊使用警署那範圍進行雙年展，但我們進去看過後，簡直覺得是驚世大發現，所以提出要用盡整個建築群。」那時鍾宏亮對香港建築的歷史並不熟悉，抱住發現新大陸般的學習態度進入建築群。建築師眼中的中區警署建築群是怎樣的呢？鍾宏亮形容：「印象最深刻是建築與地形的整體布局，就像興建了一個堡壘般，有警署、裁判處和監獄，由拘捕你、審判你到囚禁你，一條龍服務。」



在沙頭角梅子林村內有個隱世遊樂場，鍾宏亮最喜歡這個懷舊搖籃架。

他還看到整個建築群有多條行走路線，讓不同身份的人使用，法官、公職人員、犯人、市民各有不同的走線，「犯人路線最有趣，有條秘密通道由監獄連接到裁判處的地底，然後可以通往裁判處內的法庭接受審判。」他形容，監獄令人打冷顫，「我記得囚室中有一張石床，原來是殮房，用來解剖死去的犯人，可以即場驗屍。」

這個建築群並不是一成不變，過去經過多次改建，鍾宏亮特別撰寫了一本書講述建築群演變歷史。最早期的監獄是米字形，位於中間的警衛可以不用走動便看到整層監倉，是歐洲早年的監獄設計風格。後來監獄改建後，變成一個個方形倉，空間上變得更大。

重建廢村

他回港頭幾年，主要研究城市轉化和歷史文物保育，曾經研究中上環和筲箕灣的建築、城市空間和生活之間的關係和轉變。他還活躍於深港城市建築雙城雙年展及威尼斯建築雙年展當策展人，很

▼鍾宏亮(右一)為梅子林村村民、義工及學生們講解參與式共創工作坊。



神一樣的何弢

鍾宏亮與香港著名建築師、香港區旗區徽的設計師何弢有一段緣分，視他為偶像，即使何弢已離世，鍾宏亮仍與其家人有聯絡。他說：「我當年在英國執業前，曾返香港在何弢建築實習了一段時間，他那時已很傳奇，一出現便有種神級感覺，想聽他會否講一些金句，當一些設計獲他讚兩句時，便會很開心。」

他記得九五年何弢建築師樓在北角碼頭，那時還是用手繪圖的時代，每當北角碼頭有船停泊，整個寫字樓都會震動，畫圖時要特別小心。他當年幫何弢負責杭州青龍山的設計項目，將現代建築和中國傳統融合，更獲邀到杭州展示他的設計，這經歷至今難忘。何弢在二〇一九年離世，鍾宏亮也有份協助籌辦追悼會，向這位一代建築師致敬。

「我們參考了廣東和香港的客家建築，例如羅屋、三棟屋等，當然不會原汁原味復修，會加上一些現代演繹。」



►在劍橋攻讀建築學碩士時，他為畢業論文跑到意大利帕多瓦大學城作田野考察。



多設計都獲獎，近期較受注目的得獎項目包括在深圳展出的「價值農場」和「蛇口浮田」，將農業、生態融入現代建築，創造了新的公共空間。

隨着新界新發展區等政策落實，鍾宏亮的目光也由城市轉到鄉郊，從此行山便成了這位副教授周末的工作和娛樂。近年他經常遠赴沙頭角的梅子林村。這條有近四百年歷史的客家老村，在

八十年代因為村民都離開了，漸漸成為廢墟，但近年村民陸續返回村內，想讓該村復活，鍾宏亮也參與了這場重建廢村的大計劃。剛開始他只是認識了梅子林村村長曾玉安，得知村民有意回來重建該村，便前去當義工。「村中很多間屋已經破爛不堪，村長的舊屋更是倒塌到只剩幾面牆，不過村民和義工們現在回去建村，又繪畫了壁畫供遊人打卡，漸漸拾回點人氣。」

後來梅子林村成功獲得鄉郊保育資助計

劃資助復村，鍾宏亮便開始帶學生來協助該村重建。他們主要負責三幢建築的復修，包括村長老屋、已損毀的雜屋和壁畫屋，還有那簡陋的遊樂場，利用試驗性建築修復作為示範，幫助梅子林村復村。他們亦會以就地建築實驗活化社區，開設「鄉郊未來生活體驗館」鼓勵公眾介入與村民互動。鍾宏亮並不是在大學裏紙上談兵，他愛親力親為，定期帶學生與村民一同傾談，舉行工作坊研究如何重建，一邊思考香港鄉郊復育的可能性，一邊落手落腳幫忙做義工，打草、施肥、清理牛糞，和村民打成一片。

周末義工

「最喜歡和村民傾談，了解他們的故事。他們很多在六、七十年代在殖民地政府



▲鍾宏亮（右三）與教授、專家們評審碩士設計工作室（Master Design studio）的調研成果。

的鼓勵下，遠赴英國、荷蘭、比利時等地落地生根，開餐館。直到最近才回流，希望重建這條已荒廢了的村。」

有幾間屋已倒塌成一片瓦爛，只剩下幾面牆仍然屹立不倒，鍾宏亮和學生便幫忙用鋤頭挖掘尋寶，尋回很多珍貴的文物。「我們挖到很多當年使用的茶壺杯碟，最有趣的是挖到一個酒缸，裏面全是黑色一堆濕濕的東西，我們初時還以為是動物糞便，後來才知道是梅子，原來當年的村民曾經釀製梅子酒。」

兩星期前的周末，鍾宏亮和學生再去到幫手挖掘，在炎熱太陽下揮動鋤頭，汗流浹背的回報，除了發現兩隻碗，還更驚喜地找到一本相簿，有陳舊的嬰兒相片和一個寫上石湖小學的校徽，都是村民珍貴的回憶。這次復修計劃預計在明年三月左右完成，鍾宏亮說：「我們參考了廣東和香港的客家建築，例如羅屋、三棟屋等，當然不會原汁原味復修，會加上一些現代演繹。」

村內那個荒廢了的遊樂場，包含了全港已所餘無幾的鐵架遊樂設施，政府打算將它拆掉，但鍾宏亮覺得這些舊日的遊樂設施有保留價值，成功說服到村長保留，並希望將遊樂場復修成承載集體回憶的地方，村民也希望能夠利用那遊樂場，重溫當年一同在戶外看電影的娛樂活動。



中二時已離港遠赴英國讀書，喜愛到不同的地方發掘新事物，圖為他中學時的歐洲畢業旅行。

設計不是最困難，最令人頭痛是如何興建，因為地點偏僻，要運送預製的金屬組件進村，首先要找到願意進村工作的承建商，他笑言這也是學習新事物的過程。除了梅子林村，鍾宏亮還有另外兩個鄉村保育及研究項目，分別在粉嶺北虎地坳村，和大嶼南區域，行山、入村，已經成為他周末最主要的工作。問到是否轉型為鄉村復修專家，他謙虛地說自己還不算專家，「只希望在兩三年內能做到一些成績，成為將來鄉村復修的示範。」



一六年在德國柏林獲頒世界建築師生態建築完成作品類別大獎，並與當時評審委員會主席、著名建築師David Chipperfield（左）合照。